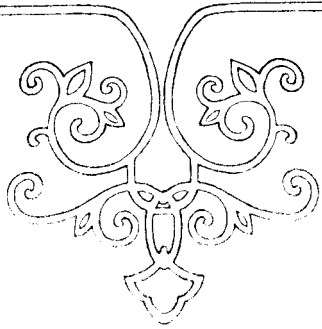


I 242 4
107/3

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水浒传

下

施耐庵、罗贯中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第六十七回

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

词曰：

申吟庄公臂断截，灵辄车轮亦能折。
专诸鱼肠数寸锋，姬光座上流将血。
路傍手发千钧锤，秦王副车烟尘飞。
春秋壮士何可比，泰山一死如毛羽。
豫让酬恩荆轲烈，分尸碎骨如何说。
吴国要离刺庆忌，赤心赴刃亦何丑。
得人小恩施大义，刎心刎颈那回首。
丈夫取义能舍生，岂学儿曹夸大口。

话说当下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，投南便走。正行之间，又撞着两队伏兵，前后掩杀。李成当先，闻达在后，护着梁中书，併力死战，撞透重围，脱得大难。头盔不整，衣甲飘零，虽是折了人马，且喜三人逃得性命，投西去了。樊瑞引项充、李袞乘势追赶不上，自与雷横、施恩、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。

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救灭了火。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各家老小，杀的杀了，走的走了，也不来追究。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，应有金银宝物，段

第六十七回

匹绫锦，都装载上车子。又开仓廩，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，余者亦装载上车，将回梁山泊仓用。号令众头领人马，都皆完备，把李固、贾氏钉在陷车内，将军马揀拨作三队，回梁山泊来。正是：鞍上将敲金镫响，步军齐唱凯歌回。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。

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，都到忠义堂上。宋江见了卢俊义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慌忙答礼。宋江道：“我等众人，欲请员外上山，同聚大义。不想却遭此难，几被倾送，寸心如割！皇天垂祐，今日再得相见，大慰平生。”卢俊义拜谢道：“上托兄长虎威，深感众头领之德，齐心併力，救拔贱体，肝胆涂地，难以报答！”便请蔡庆、蔡福拜见宋江，言说：“在下若非此二人，安得残生到此！”称谢不尽。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。卢俊义拜道：“卢某是何等之人，敢为山寨之主！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，愿为一卒，报答救命之恩，实为万幸。”宋江再三拜请，卢俊义那里肯坐。只见李逵道：“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，我便杀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只管让来让去，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！”宋江大喝道：“汝等省得甚么！不得多言！”卢俊义慌忙拜道：“若是兄长苦苦相让，着卢某安身不牢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今朝都没事了，哥哥便做皇帝，教卢员外做丞相，我们都做大官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子，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！”宋江大怒，喝骂李逵。吴用劝道：“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，宾客相待。等日后有功，却再让位。”宋江方才欢喜。就叫燕青一处安歇。另拨房屋叫蔡福、蔡庆安顿老小。关胜家眷，薛永已取到山寨。

宋江便叫大设筵宴，犒赏马、步、水三军，令大小头目，并

众喽啰军健，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。忠义堂上设宴庆贺，大小头领相谦相让，饮酒作乐。卢俊义起身道：“淫妇奸夫擒捉在此，听候发落。”宋江笑道：“我正忘了。叫他两个过来！”众军把陷车打开，拖出堂前。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，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。宋江道：“休问这厮罪恶，请员外自行发落。”卢俊义得令，手拿短刀，自下堂来，大骂泼妇贼奴。就将二人剖腹剜心，凌迟处死，抛弃尸首，上堂来拜谢众人。众头领尽皆作贺，称赞不已。

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，犒赏马、步、水三军，却说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，再和李成、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，看觑老小时，十损八九。众皆嚎哭不已。比及邻近起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，已自去得远了。且教各自收军。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，逃得性命，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，写书教太师知道，早早调兵遣将，剿除贼寇报仇。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，中伤者不计其数。各部军马，总折却三万有余。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，太师教唤入来。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，呈上密书申奏，诉说打破北京，贼寇浩大，难以抵敌。蔡京见了大怒，且教首将退去。

次日五更，景阳钟响，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。蔡太师为首，直临玉阶，面奏道君皇帝。天子览奏大惊，与众臣曰：“此寇累造大恶，克当何如？”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：“前者差蒲东关胜领兵征剿，收捕不全，累至失陷。往往调兵征发，皆折兵将。盖因失其地利，以至如此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降敕赦罪

第六十七回

招安，诏取赴阙，命作良臣，以防边境之害。此为上策。”蔡京听了大怒，喝叱道：“汝为谏议大夫，反灭朝廷纲纪，猖獗小人，罪合赐死！”天子曰：“如此，目下便令出朝，无宣不得入朝！”当日革了赵鼎官爵，罢为庶人。当朝谁敢再奏。有诗为证，

玺书招抚是良谋，赵鼎名言孰与俦。

堪笑蔡京多误国，反疏忠直快私仇。

天子又问蔡京曰：“似此贼人猖獗，可遣谁人剿捕此寇？”蔡太师奏曰：“臣量这等山野草贼，安用大军。臣举凌州有二将：一人姓单名廷珪，一人姓魏名定国，见任本州团练使。伏乞陛下圣旨，星夜差人调此一枝军马，克日扫清水泊。”天子大喜，随即降写敕符，着枢密院调遣。天子驾起，百官退朝。众官暗笑。次日，蔡京会省院差官，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。

再说宋江水浒寨内，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财物，给赏与马、步、水三军。连日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，庆贺卢员外。虽无炮凤烹龙，端的肉山酒海。众头领酒至半酣，吴用对宋江等说道：“今为卢员外，打破北京，杀损人民，劫掠府库，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。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，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，怎肯干罢？必然起军发马，前来征讨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虑，最为得理。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，我这里好做准备。”吴用笑道：“小弟已差人去了，将次回也。”正在筵会之间，商议未了，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，报说：“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，要调兵征剿。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，致被蔡京喝骂，削了赵鼎官职。如今奏过天子，差人赍捧敕符，往凌州调遣单廷珪、魏定国两个团练使，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似

此如何迎敌？”吴用道：“等他来时，一发捉了。”关胜起身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关某自从上山，深感仁兄重待，不曾出得半分气力。单廷珪、魏定国，蒲城多曾相会。久知单廷珪那厮，善能用水浸兵之法，人皆称为圣水将军。魏定国这厮，熟精火攻兵法，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，因此呼为神火将军。凌州是本境，兼管本州兵马，取此二人为部下。小弟不才，愿借五千军兵，不等他二将起行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。他若肯降时，带上山来。若不肯投降，必当擒来奉献。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，费力劳神。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叫宣赞、郝思文二将，就跟着一同前去。关胜带了五千军马，来日下山。次早，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。

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，吴用便对宋江说道：“关胜此去，未保其心。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，就行接应。”宋江道：“吾看关胜义气凛然，始终如一。军师不必见疑。”吴用道：“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。可再叫林冲、杨志领兵，孙立、黄信为副将，带领五千人马，随即下山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也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一去用你不着，自有良将建功。”李逵道：“兄弟若闲便要生病。若不叫我去时，独自也要去走一遭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若不听我的军令，割了你头！”李逵见说，闷闷不已，下堂去了。

不说林冲、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。次日，只见小军来报：“黑旋风李逵，昨夜二更，拿了两把板斧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宋江见报，只叫得苦：“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，多管是投别处去了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非也！他虽粗卤，义气倒重，不到得投别处去。多管是过两日便来。兄长放心！”宋江心慌，先

第六十七回

使戴宗去赶，后着时迁、李云、乐和、王定六四个首将，分四路去寻。有诗为证：

李逵斗胆人难及，便要随军报不平。

只为宋江军令肃，手持双斧夜深行。

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，抄小路径投凌州去，一路上自寻思道：“这两个鸟将军，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！我且抢入城中，一斧一个，都砍杀了，也教哥哥吃一惊，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。”走了半日，走得肚饥。原来贪慌下山，又不曾带得盘缠。多时不做这买卖，寻思道：“只得寻个鸟出气的。”正走之间，看见路傍一个村酒店。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，连打了三角酒，二斤肉吃了，起身便走。酒保拦住讨钱。李逵道：“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，却把来还你。”说罢，便动身。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，喝道：“你这黑厮好大胆！谁开的酒店，你来白吃不肯还钱！”李逵睁着眼道：“老爷不拣那里，只是白吃。”韩伯龙道：“我对你说时，惊得你尿流屁滚！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。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。”李逵听了暗笑：“我山寨里那里认的这个鸟人！”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要来上梁山泊入伙，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，要他引见宋江。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，又调兵遣将，多忙少闲，不曾见得。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。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，看着韩伯龙道：“把斧头为当。”韩伯龙不知是计，舒手来接。被李逵手起，望面门上只一斧，脍地砍着。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，死在李逵之手。两三个火家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，望深村里走了。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，放

火烧了草屋，望凌州去了。

行不得一日，正走之间，官道旁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，直上直下相李逵。李逵见那人看他，便道：“你那厮看老爷怎地？”那汉便答道：“你是谁的老爷？”李逵便抢将入来。那汉子手起一拳，打个搭墩。李逵寻思：“这汉子倒使得好拳！”坐在地下，仰着脸问道：“你这汉子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老爷没姓，要厮打便和你厮打。你敢起来？”李逵大怒，正待跳将起来，被那汉子肋罗里又只一脚，踢了一跤。李逵叫道：“赢他不得！”扒将起来便走。那汉叫住，问道：“这黑汉子，你姓甚名谁？那里人氏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休要吃惊。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。”那汉道：“你端的是不是？不要说谎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不信，只看我这两把板斧。”那汉道：“你既是梁山泊好汉，独自一个投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和哥哥整口气，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。你且说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先是大刀关胜领兵，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、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。”那汉听了，纳头便拜。李逵道：“你端的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，祖传三代相扑为生。却才手脚，父子相传，不教徒弟。平生最无面目，到处投人不着。山东、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。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，名为枯树山，山上有个强人，平生只好杀人，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，姓鲍名旭。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。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这等本事，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？”焦挺道：“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，却没条门路。今日得遇兄长，愿随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却要和宋公

第六十七回

明哥哥争口气了，下山来，不杀得一个人，空着双手怎地回去？你和我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同去凌州，杀得单、魏二将，便好回山。”焦挺道：“凌州一府城池，许多军马在彼。我和你只两个，便有十分本事，也不济事，枉送了性命。不如且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都去大寨入伙，此为上计。”两个正说之间，背后时迁赶将来，叫道：“哥哥忧得你苦！便请回山。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。”李逵引着焦挺，且教与时迁厮见了。时迁劝李逵回山：“宋公明哥哥等你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住！我和焦挺商量定了，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，方才回来。”时迁道：“使不得。哥哥等你，即便回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若不跟我去，你自先回山寨，报与哥哥知道。我便回也。”时迁惧怕李逵，自回山寨去了。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，望枯树山去了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关胜与同宣赞、郝思文，引领五千军马来，相近凌州。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，并蔡太师札付，便请兵马团练单廷珪、魏定国商议。二将受了札付，随即选点军兵，关领军器，拴束鞍马，整顿粮草，指日起行。忽闻报说：“蒲东大刀关胜，引军到来，侵犯本州。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。两军相近，旗鼓相望。门旗下关胜出马。那边阵内鼓声响处，圣水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，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，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，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，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，系一条碧鞞钉就叠胜狮蛮带，一张弓，一壶箭，骑

一匹深乌马，使一条黑杆枪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圣水将军单廷珪”。又见这边鸾铃响处，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，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，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狴狴铠，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，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，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，悬一壶凤翎雷山狼牙箭，骑坐一匹胭脂马，手使一口熟铜刀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神火将军魏定国”。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。关胜见了，在马上说道：“二位将军，别来久矣！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大笑，指着关胜骂道：“无才关胜，背反狂夫，上负朝廷之恩，下辱祖宗名目，不知死活，引军到来，有何理说？”关胜答道：“你二将差矣！目今主上昏昧，奸臣弄权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谈。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，替天行道。特令关某等到来，招请二位将军。倘蒙不弃，便请过来，同归山寨。”单、魏二将听得大怒，骤马齐出。一个似北方一朵乌云，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，飞出阵前。关胜却待去迎敌，左手下飞出宣赞，右手下奔出郝思文，两对儿在阵前厮杀。刀对刀，迸万道寒光；枪对枪，起一天杀气。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，圣水将无半点惧色。正斗之间，两将拨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郝思文、宣赞随即追赶，冲入阵中。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，单廷珪转过右边。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，郝思文追住单廷珪。

第六十七回

且说宣赞正赶之间，只见四五百步军，都是红旗红甲，一字儿围裹将来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和人连马活捉去了。再说郝思文追赶单廷珪到右边，只见五百来步军，尽是黑旗黑甲，一字儿裹转来。脑后众军齐上，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。可怜二将英雄，到此翻成画饼。一面把人解入凌州，各领五百精兵，杀出阵门，却似乌云卷地，犹如烈火飞来。众军卷杀过对阵。关胜举手无措，大败输亏，望后便退。随即单廷珪、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。关胜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冲出二将。关胜看时，左有林冲，右有杨志，从两肋罗里撞将出来，杀散凌州军马。关胜收住本部残兵，与林冲、杨志相见，合兵一处。随后孙立、黄信，一同见了。权且下寨。

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、郝思文，得胜回到城中。张太守接着，置酒作贺。一面教人做造陷车，装了二人，差一员偏将，带领三百步军，连夜解上东京，申达朝廷。

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，监押宣赞、郝思文上东京来，迤迤前行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只见满山枯树，遍地芦芽。一声锣响，撞出一伙强人。当先一个，手搯双斧，声喝如雷，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随即后面带着这个好汉。端的是谁？正是：

相扑丛中人尽伏，拽拳飞脚如刀毒。

劣性发时似山倒，焦挺从来没面目。

李逵、焦挺两个好汉，引着小喽啰拦住去路，也不打话，便抢陷车。偏将急待要走，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。正是：

狰狞鬼脸如锅底，双睛叠暴露狼唇。

放火杀人提阔剑，鲍旭名唤丧门神。

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，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，砍下马来。其余人等，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。

李逵看时，却是宣赞、郝思文，便问了备细来由。宣赞见李逵，亦问：“你怎生在此？”李逵说道：“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，独自一个走下山来。先杀了韩伯龙，后撞见焦挺，引我在此。鲍旭一见如故，便和亲兄弟一般接待。却才商议，正欲去打凌州，只见小喽啰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，监押陷车到来。只道是官兵捕盗，不想却是你二位。”鲍旭邀请到寨内，杀羊置酒相待。郝思文道：“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，不若将引本部人马，就同去凌州，併力攻打，此为上策。”鲍旭道：“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。足下之言，说的最是。我山寨之中，也有三二百匹好马。”带领五七百小喽啰，五筹好汉，一齐来打凌州。

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：“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，杀了首将。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道：“这番拿着，便在这里施刑。”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。单廷珪争先出马，开城门放下吊桥，引一千军马出城迎敌。门旗中飞出五百玄甲军来，到于阵前，走出一员大将，争先出马，乃是圣水将军。端的好表人物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凤目卧蚕眉，虬髯黑面皮。

锦袍笼獬豸，宝甲嵌狻猊。

马跨东洋兽，人擎北斗旗。

凌州圣水将，英雄单廷珪。

当下单廷珪出马，大骂关胜道：“辱国败将，何不就死！”关胜听了，舞刀拍马。两个斗不到二十余合，关胜勒转马头，慌

第六十七回

忙便走。单廷珪随即赶将来，约赶十余里，关胜回头喝道：“你这厮不下马受降，更待何时！”单廷珪挺枪直取关胜后心。关胜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，只一拍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单廷珪落马。关胜下马，向前扶起，叫道：“将军恕罪。”单廷珪惶恐伏礼，乞命受降。关胜道：“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，多曾举你。特来相招二位将军，同聚大义。”单廷珪答道：“不才愿施犬马之力，同共替天行道。”两个说罢，并马而行出来。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而行，便问其故。关胜不说输赢，答道：“山僻之内，诉旧论新，招请归降。”林冲等众皆大喜。单廷珪回至阵前，大叫一声，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。其余人马，奔入城中去了。连忙报知太守。

魏定国听了大怒。次日，领起军马出城交战。单廷珪与同关胜、林冲，直临阵前。只见门旗开处，神火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朗朗明星露双目，团团虎面如紫玉。
锦袍花绣荔枝红，衬袄云铺鹦鹉绿。
行来好似火千团，部领绛衣军一簇。
世间人号神火将，此是凌州魏定国。

当时魏定国出马，见了单廷珪顺了关胜，大骂：“忘恩背主负义匹夫！”关胜大怒，拍马向前迎敌。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两将斗不到十合，魏定国望本阵便走。关胜却欲要追，单廷珪大叫道：“将军不可去赶！”关胜连忙勒住战马。说犹未了，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，身穿绛衣，手执火器，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，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。军人背上，各拴铁葫芦

一个，内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药，一齐点着，飞抢出来。人近人倒，马遇马伤。关胜军兵四散奔走，退四十余里扎住。

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，看见本州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。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、鲍旭，带领枯树山人马，都去凌州背后，打破北门，杀入城中，放起火来，劫掠仓库钱粮。魏定国知道了，不敢入城，慌速回军。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凌州已失，魏定国只得退走，奔中陵县屯驻。关胜引军，把县四下围住。便令诸将调兵攻打。魏定国闭门不出。

单廷珪便对关胜、林冲等众位说道：“此人是一勇之夫。攻击得紧，他宁死而不辱。事宽即完，急难成效。小弟愿往县中，不避刀斧，用好言招抚此人，束手来降，免动干戈。”关胜见说大喜，随即叫单廷珪单人匹马到县。小校报知，魏定国出来相见了，邀请上厅而坐。单廷珪用好言说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明，天下大乱，天子昏昧，奸臣弄权。我等归顺宋公明，且归水泊。久后奸臣退位，那时临朝，去邪归正，未为晚矣。”魏定国听罢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若是要我归顺，须是关胜自来请，我便投降。他若是不来，我宁死而不辱。”单廷珪即便上马回来，报与关胜。关胜见说，便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何故疑惑。”便与单廷珪匹马单刀而去。林冲谏道：“兄长，人心难忖，三思而行。”关胜道：“好汉作事无妨。”直到县衙。魏定国接着，大喜，愿拜投降。同叙旧情，设宴管待。当日带领五百火兵，都来大寨，与林冲、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，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。宋江早使戴宗接着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只为你偷走下山，空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。如今时迁、乐和、李云、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。

第六十七回

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，免至悬望。”

不说戴宗争先去了，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，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，陆续过渡。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金毛犬段景住。林冲便问道：“你和杨林、石勇去北地里买马，如何这等慌速跑来？”

段景住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宋江调拨军兵，来打这个去处。重报旧仇，再雪前恨。正是：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毕竟段景住对林冲等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

诗曰：

恢恢天网实无端，消息盈虚未易观。
不向公家尊礼度，却从平地筑峰峦。
宋江水浒心初遂，晁盖泉台死亦安。
天道好还非谬语，身亡家破不胜叹。

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，对林冲等说道：“我与杨林、石勇前往北地买马。小弟到彼，选得壮甯有筋力好毛片骏马，买了二百余匹。回至青州地面，被一伙强人，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，聚集二百余人，尽数把马劫夺，解送曾头市去了。石勇、杨林不知去向。小弟连夜逃来报知，可差人去讨马回山。”

关胜见说，教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，却商议此事。众人且过渡来，都到忠义堂上，见了宋江。关胜引单廷珪、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。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，遇见焦挺、鲍旭，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。宋江听罢，又添四个好汉，正在欢喜。

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，宋江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前者夺我马匹，今又如此无礼！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，旦夕不乐。若不去报此仇，惹人耻笑！”吴用道：“即目春暖，正好厮杀。前者进

第六十八回

兵失其地利，如今必用智取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仇深入骨髓，不报得誓不还山！”吴用道：“且教时迁，他会飞檐走壁，可去探听消息一遭，回来却作商量。”时迁听命去了。无三二日，只见杨林、石勇逃得回寨，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，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。宋江见说，便要起兵。吴用道：“再待时迁回报，却去未迟。”宋江怒气填胸，要报此仇，片时忍耐不住，又使戴宗飞去打听，立等回报。不过数日，却是戴宗先回来说：“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，欲起军马，见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，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，五百里遍插旌旗，不知何路可进。”次日，时迁回寨报说：“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，探知备细。见今扎下五个寨栅。曾头市前面，二千余人守住村口。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，南寨内是次子曾参，西寨内是三子曾索，东寨内是四子曾魁，中寨内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。这个青州郁保四，身長一丈，腰闊数围，绰号险道神，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。”

吴用听罢，便教会集诸将，一同商议，“既然他设五个寨栅，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，可作五路去打他五个寨栅。”卢俊义便起身道：“卢某得蒙救命上山，未能报效，今愿尽命向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道：“员外如肯下山，便为前部。”吴用谏道：“员外初到山寨，未经战阵，山岭崎岖，乘马不便，不可为前部先锋。别引一支军马，前去平川埋伏，只听中军砲响，便来接应。”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，宋江不负晁盖之遗言，让位与他，因此不允。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，乘此机会，教他为山寨之主，不负晁盖遗言。吴用不肯，立主叫卢员